



新校  
正版

益

2800  
10-10x



門目 2800 卷 10-10



第一章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

孟子卷之十一

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椹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椹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宜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  
 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濼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  
 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

德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漆紛紜。徒知鑽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為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

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  
與考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  
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  
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  
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  
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子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之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  
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在外然知其當敬而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  
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聲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蒼炎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下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聲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封於中也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彘。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下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下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音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

蕘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蕘音置

蕘。屨器也。不知人之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蕘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姣古卯反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為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為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為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卍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有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於光潔而無州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樵亡之  
矣桔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枯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入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水既淺。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水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次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淡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

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

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繳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

惡則愚。然賢人易欺，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入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其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溺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嗙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嗙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嗙啾啾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

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令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  
為身死猶不肯受嗙蹴之食令乃為此三者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  
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  
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為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  
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  
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

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  
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命以入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  
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入身來自能垂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

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

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

不知類言其不知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

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一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

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為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

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檟棘則為

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價檟音貳

場師浴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

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

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

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

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  
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天。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  
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  
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

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  
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  
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  
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  
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  
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  
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心之則  
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  
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  
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  
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  
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  
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梯米參為  
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

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  
為厭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  
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

樂音

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

必亡而已矣

要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  
入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  
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

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  
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人安得而賤之哉。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今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加。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殆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及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音蹄稗音。賣反夫音扶。

蕙、稗、州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蕙、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  
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答是也何有字於如

何有不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

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重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下  
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紵音軫  
樓音婁

紛戾也。擲。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者禮與食  
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  
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毫髮不差。固不有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  
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  
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  
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  
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

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

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之行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謙曹交之問。殘陋靡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  
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  
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弱不捨，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在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俱為齊相。不若季子稱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

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而伊尹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池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髮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所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髮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致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濫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豷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措克聚飲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擊其罪而伐之也。撻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代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巳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

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車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長上

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代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關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

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奢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

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之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行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二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朝之子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

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訑音發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其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文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也。

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

子遊句音鈞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囁囁人不知亦囁囁

趙氏曰囁囁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囁囁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囁囁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安而不苟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望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



者則如天亦不令  
入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  
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  
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  
知誰力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  
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

陶河濱而器不<sub>古</sub>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  
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緩  
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  
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  
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上仁聲謂  
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  
見仁德之昭著故  
其感入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浚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浚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浚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浚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及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蓋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疾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安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養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下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下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肖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俊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斂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

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規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而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  
歸矣辟去聲下同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  
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  
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曠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為於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道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

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

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墨子各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善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高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中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中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入不為憂矣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不以其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別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徇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說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

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挑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也

然則舜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蹠音徒訢與

蹠音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州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  
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義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睥然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飛龍在天，不克臻。是釋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虧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

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

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正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中兄之不可戾而懲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

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設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纆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此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

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木之生播種封殖人方已至而未不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見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

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有虧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所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鬼神不可抗高不可賤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勝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人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州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歆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 孟子卷之十三

###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也以其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力無善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行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地。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二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  
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為者也巧則在其人雖  
天匠亦未如之何也己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祔  
之忍反果說文作燥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祔畫衣也二女  
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  
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  
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  
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  
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入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入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安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  
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乏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雖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立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盛音

祭社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  
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克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儻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省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

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

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闕。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必。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象也

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蠶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蠶。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軌。迹。淺。城。門。性。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入。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

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嶠莫之設擗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擗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

之也愚也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無節限制則是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格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為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由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然而善而學而盡對不害之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等神人也。

###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淺。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莛。闌也。招。導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答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和。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寄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子之設  
料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料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不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入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不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時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連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  
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計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

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說音稅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宣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棟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於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

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羴而切之為膾炙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

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機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火交反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能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只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是儂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遠解所以思得儂者之意在有志者也儂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身者不失其身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也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  
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  
禹反闔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  
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  
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  
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  
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奄人之奄  
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溪  
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  
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  
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以忠  
信而似忠信非以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藝似苗之冊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關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獷人皆以爲善有以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於大

經一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自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應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散素 賈反 然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  
小墜於地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  
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  
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  
傳然乃所以自勉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其  
天地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耶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後  
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  
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終

元祿八<sup>乙</sup>亥年 二月吉祥日

書林 藏版



心書

新書

